



### 和牯（第二名）

本篇係以說書講古的方式，寫和牯這對貧賤夫妻，如何以客家人克勤克儉的精神，煞猛打拚，終於苦盡甘來成家立業的過程，題材有些老套，但寫得不俗。

《和牯》全篇行文，都是以極為道地的客家話文，按步就班的娓娓而談，耳熟能詳的客家語彙，諸如「頭擺」、「爺哀過身」、「泥磚屋」、「長透」、「目汁」、「今晡日」、「禾埕」、「煞猛」等等，通篇盡是。更難能可貴者，除了全文以漢字寫出之外，還以羅馬拼音分段再書於文下，讓讀者可以漢羅對照，作者可謂用心良苦。

《和牯》這篇客家話文的書寫，在傳統客家話與文學氛圍之間，調配得相當好，算是成功的文本。例如「兩公姐耕一坵巴掌嫵大个田地」、「透當晝日頭當辣，熱鑊鑊仔又無一息仔風」。客家俗諺的使用也相當的多，例如「省屎省尿一角銀都毋盼得打爽」、「佢想愛起大屋，該就係八月半炊甜粿——還早哪」，都運用得恰到好處。

三位評審都欣賞這篇文章，可是都不主張給予前兩獎，那是現代小說基本體例的問題，嚴格的說，這篇「小說」不像小說，而是一席精彩說書的文本，實在是文勝於質，經過討論之後，決定頒給第二名的榮譽。



### 認親（第三名）

《認親》這篇作品，是名客家研究生，因為田野調查的關係，在文史工作者的引導下，找到自己母系那邊的親屬，更進一步追索出整個家族的前塵往事，以細膩的筆觸娓娓道來，全篇洋溢著傳統客家農村的人情世故。

與《金交椅》比較起來，兩者都有濃厚的懷舊意識。只是《金交椅》是從男性的眼光，來看家族創業維艱的過程，充滿陽剛味，本文則以女性纖細的視角，如蛛網一般織起家族圖像，有委婉動人的美感，兩篇都是我的第二名。此作沒有得到更佳名次，主要是型式問題，本文雖然有人物與故事情節，但本質上它是篇敘事體的散文，不像小說。我要提醒作者，運用歷史素材於文學創作，要經過消化吸收的過程，你寫的是小說——當它是小說的時候，素材裁剪與適度的虛構是必要的。

然而《認親》仍然吸引讀者閱讀的旨趣。行文中大量的使用客家語彙，諸如「迂工」、「打幫」、「姐婆」、「落鵝間」、「背尾」，還有客家成語「面紅濟炸」、「臨時臨刻」、「口水波鉢」、「長年透天」、「十頭八日」的運用，都適到好處。特別是有些佳句，例如「家家貼等新沖沖介門紅膠紅啲啲个春聯」又如「時間就像火車過窿洞个鏡面，一幕幕仔清清楚楚个影像出來」，除了疊字運用得好之外，算是結合文學詞句與客家語詞成功的案例，令人驚豔。